

## 圣殇

索菲关掉床边的橘红色蘑菇小灯，喝下塑料杯中满满的美式咖啡，挑选了一下衣柜里的衣服，那边应该穿个牛仔外套就差不多了吧，她心想，她换好衣服，躺上了床。

闭上眼睛，等待系统启动和更新的时间不过五分钟，现实世界中的她睡熟的时间也是五分钟。在床上她进入梦乡的同时，另外一个世界中她则是从天而降般地苏醒了。

索菲是一个程序员，她所在的团队正在试图研发这种可以在梦里带你离开现实世界的床，梦里的世界是每天更新的世界各地的真实数据所构成的，你可以在梦里去到真实的非洲，也可以去图书馆继续学习，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总之这个梦里的世界不是由你自己的记忆和潜意识决定，这是真实的世界，但是因为是在梦里，你不会消耗真实的体力，唯一的缺点是用户无法和虚拟世界的人进行交互，而只能与服务器的用户之间交流活动。

这一切还在试验阶段，由于保密协定，索菲的家人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每天在实验室附近租一个房子，从此没有回家睡过觉。

今天，她选择的目的地是梵蒂冈。

她被强烈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她用手试图遮挡着双眼，从眼皮的缝之间看见了目的地，她站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圣彼得广场，试图看清大教堂，她感到一种神圣感，可能是由于阳光，也有可能是因为在阳光下庄严古典的教堂。她整理了一下呼吸走了进去。

这里保存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艺术家，比如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人的

壁画和雕刻作品，大殿内有很多巨大的雕像和浮雕，大殿的左右两边是一个接一个的小的殿堂，每个小殿内都装饰着壁画、浮雕和雕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圣殇，这也是索菲最喜欢的艺术作品，圣母怀抱死去的儿子的悲痛和对上帝旨意的顺从，在米开朗基罗对人体结构的把握下，在每一个肌肉线条和石头巧妙的光泽下，完成了完美的配合。圣母年轻的面庞仿佛像永恒一样凝固在时间里，好像永远不会老去。

她最终离开了大教堂，来到圣天使桥休息，桥上有十二尊天使的雕像，每个天使手上都拿着一样耶稣受刑的刑具，他们都出自贝尔尼尼之手，她安静地欣赏着这一切，直到听见河岸上传来小孩子们嬉笑的声音，她探出头去看，却发现是一群青年在欺负一个脏兮兮的小孩儿。她知道由于系统设置，她无法保护任何人，但是她还是走向他们，呵斥着这些青年，让人诧异的是青年们悻悻地跑开了，她坐下将小孩儿搂住，系统漏洞，她对自己说道。

最终，她从梦境中醒来，立马打开电脑查看哪里出了错，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切只出现在了梵蒂冈，为什么是梵蒂冈呢……她想，但是也幸亏出了错让她有机会保护那个被欺负的孩子，在思考中，她选择先对团队成员保密一阵子……

过了很多年，索菲的儿子约翰如往常一样来到这里查看索菲的情况，她已经很久没有醒来，在昏睡前她留下纸条要求不要送她去医院，医生上门来检查她的身体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约翰也不知道为什么平日里工作狂的母亲会这样整日昏睡，他曾责怪她从不回家，多次缺席他的家长会，更不用说从没抽出过时间陪他在周末去公园玩耍。而现在他已长大成人，母亲却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缺席。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在清醒时总给他留下一张纸条，让他不要担心，就像曾经那些虚无的电话，约翰握着母亲的手这样想着，突然，旁边的心电监护仪发出警报声，紧接着，一条直线出现在显示屏上，约翰又以第三种方式接受了母亲的缺席。

他整理好房间，最后坐在母亲生前睡过的床上，一阵睡意来袭，他躺倒。睁开眼睛，他来到了梵蒂冈。又做梦了，他对自己说。梵蒂冈是母亲最爱的地方，但是她从来没有时间去过，成天呆在电脑面前，她甚至连楼都没下过几次吧。而他现在替她来了，让他困惑的是一切都是这样的清晰真实，他对自己的想象力沾沾自喜。

他误打误撞地走到米开朗基罗的圣殇面前，圣母的表情让他想到自己的母亲，悲悯中透着冷漠，好像怀里死掉的是一只草丛里的野猫。大理石的光面在柔和的光线下闪闪发光，不可接近的感觉让他只得看向别处，他看见雕像背后有什么东西，走上前去，是一个日记本。

他想，在梦里看别人的日记，应该不作数吧。他打开本子，读了下去：

系统测试笔记 记录人：索菲·汉迪

.....

1996 年 12 月 1 日

今天在系统里，我又去到了约翰的学校，看着他和别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真是开心的事情。明天得换个地方了，要是成天选学校，还做什么测试啊.....

.....

1997 年 4 月 17 日

今天我来到学校，看见约翰翻出了学校的围墙，用小刀杀死了一只小猫，将小猫的头塞进了一个男孩儿的书包，放学后，和那些孩子对着那个男孩儿拳打脚踢……

我看见那个男孩被打死，却什么也没做，我看见我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把这件事情嫁祸给另外一个可怜的自闭症的小孩儿……

我的儿子完了，因为我的原因……如果我选择在现实世界关心他，事情会变得不一样吗？……我没法原谅他，更没法原谅我自己……

……

1997 年 7 月 15 日

今天我去了梵蒂冈，发现了系统错误！我帮助了一个被欺负的小朋友，这倒是一件好事，或许我可以帮我的儿子赎罪吗？

……

1998 年 1 月 1 日

我在梵蒂冈已经生活了小半年，在这里我可以保护这个孩子不受伤害，也许我可以不再回去，这是一种逃避吗？我没法面对我的孩子，希望他知道我在这里过得很满足。

……

约翰合上了本子，在圣殇旁边瘫倒，阳光洒在大理石上，闪着微弱的光。

